

Machiavelli:
A Man Misunderstood

马基雅维里

——一个被误解的人

(英)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 著

周春生 译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NENUP.COM

B546/5

2008

(Michael White) 著

周春生 译

马基雅维里

——一个被误解的人

MAJIYAWEILI

YIGE BEIWUJIE DE RE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MACHIAVELLI: A MAN MISUNDERSTOOD by MICHAEL WHITE

Copyright: © 2004 BY MICHAEL WHI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基雅维里——一个被误解的人/ (英) 怀特著; 周
春生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书名原文: Machiavelli: A Man Misunderstood

ISBN 978 - 7 - 5602 - 5533 - 0

I. 马… II. ①怀… ②周… III. ①马基雅维里, N.
(1469~1527) —生平事迹 ②马基雅维里, N. (1469~
1527) —思想评论 IV.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074 号

□策划编辑: 赵铁峰 梅亦霖

□责任编辑: 沙铁成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孙维石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政编码: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95744 85688470

传真: 0431—8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35 号 (130033)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2 mm×238 mm 印张: 13.75 字数: 230 千

定价: 27.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导 论 一个被误解的人

我们必须重视马基雅维里和相关人士，他们记录下人们做了些什么，而非应该做些什么。

——弗兰西斯·培根《知识的进步》

一个被误解的人

我首先清楚自己所选择撰写的这位主人公的类型。我向来不喜欢写国王或王后、教皇或政客的生平，因为我感兴趣的不是领导者，而是那些形成我们思想世界的人。对我来说，统治者和君主、主教和总统并非真正渗透在我们过去和现在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一些无法抹去的大人物常常闪亮登场，其生平绚烂迷人，不过只有很少的例外，他们的生平充满有价值的信念和巨大的成就（这里我特别想到的是丘吉尔和乔治·华盛顿）。但是，所有此类生平中的果敢行为和耀眼光芒其真正的造就者，真正的划时代策划者，不是那些发动战争或通过法律的人，而是那些发现、描绘和发明的众生相。

几乎所有这些真正重要的人都来自相当普通的境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其一生中未得到赏识。莫扎特和列奥那多·达·芬奇、伊萨克·牛顿和伽利略，他们都来自不起眼的家庭。狄更斯、法拉第、道尔顿均出身极其贫寒。一边是这些最受尊敬的创造者因其智慧为人所知，一边是他们生前被人忽视，死后相当长时间也被人忽视，我们只需注意一下莫扎特、凡·高、哥白尼、门道尔即可，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巨人。

进而言之，真正的历史大人物经常是他们时代实权掌握者的下层服务人士。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受到上司的赞誉不足称道。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伟大但毫无权势的人。他来自平常人家，但取得了出众的成就。与历史上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相比，马基雅维里更多地与领导者打交道，但从那些天生的和豢养的权威人士处招来的苦楚也得多得多。

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里这样观察道：“在所有受赞扬的人中，那些最受赞扬者当数宗教的首脑和崇信者。紧挨其后的便是那些共和国和王

国的开创者。再往后值得提及的就是那些行伍人士，他们或者扩大了自己的王国或自己的祖国。最后就是操弄笔墨的人。”^① 这就清楚了，他也意识到文人和有创造性的个体很少能得到什么权力或产生影响。他在写于1513年或1514年的喜剧《曼陀罗花》中评论道：“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即使是一条狗也懒得来理睬。”

有几幅保存下来的马基雅维里塑像和画像，其中大多作于1498年马基雅维里担任佛罗伦萨第二国务秘书之后的10年间。也许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由桑第·迪·提托所作，现在悬挂在佛罗伦萨维奇奥宫殿，它紧挨着马基雅维里工作多年的地方。此画大概作于1505年，画面上的马基雅维里身着正式的办公服，黑色的背心套在红色羽绒袍子外面，左手握着山羊皮手套，右手则模仿政治家的样子按在桌面的一本书籍上。衣服的尺寸看上去大了些，越发显得衣服里面是一个瘦弱的身子。他的脸像是一个小的野生动物，如一只狐狸或山猫，瘦骨嶙峋。他的头发向后梳理，两边额头显露，眼睛又小又黑。他的嘴很有趣：薄薄的嘴唇，微笑时几乎抿住了，这时脸部肌肉收缩，嘴唇收起，一种十足的玩世不恭的笑。很遗憾，尼科洛的朋友达·芬奇（作那幅画时正当达·芬奇第一次与马基雅维里相见）未能花点时间为马基雅维里作画，因为马基雅维里脸的每一部分都值得揣摩，就像《蒙娜丽莎》那样有迷人的地方。

马基雅维里看上去的那种相貌是，其脸容易与恶棍卡通叠加在一起，额头所显示的一对兽角使其转眼变成恶魔。但是这种怪诞与生活本身毫不相干。今天，马基雅维里的名字难免与“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名称通常是“恶”、“暴君”、“专权者”、“奸诈”的同义词。确实，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已经如此出名，以致人们在形容、描写这些思想史时多半感觉到是有人在干那些勾当。

然而真理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在许多方面完全全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喜欢与朋友做伴并与他们一起在佛罗伦萨的酒吧酌饮。他与女人调情，赌博；他结婚，为人父。有15年的光景，他清晨起来，然后处理外交和内政事务。他为之服务的政府被美狄奇王朝推翻后，旋即一贫如洗；他失去了工作，又被短暂监禁，遭受拷打，很多年都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得到工作。在放逐期间，他转而从事写作并创作出好些跨历史、政治和

①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on Titus Livy* (《李维史论》), ed. Bernard Crick, Penguin, 1970, Book 3.

军事分析的重要著作，同时还创作出两部喜剧和商籁体诗歌、歌曲、散文等。他最著名的著作当数《君主论》，该书近 500 年来广为阅读，现在还每年成千上万本地售出。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马基雅维里没有杀过一个人，他既不像一个覬觎众人之上权力的政客，也不像一个贪财的居心叵测者、诡计多端的军阀。不过就其作为一名佛罗伦萨外交官的地位而言，他接触过专权者和盲信者、疯狂军阀和刻毒教皇。作为一位大观察家和分析家，他又充溢着诗人的情怀。当 1513 年美狄奇政权断送了他的生活前程，马基雅维里决定将他的经历和学识融入他曾经写过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在《君主论》成稿的年代，该书被视为偏激的论著，今天人们还是这么认为。《君主论》也是出版物中最受误解的书籍之一，那些误解它意思的人同时也误解了作者本人，不时用作者书中阐发的哲学来损毁作者的名声。我敢说在文学、哲学和政治学中还找不出比这更极端地遭受误解的事例来。

问题部分出在马基雅维里的性格特征上。正如上文所言，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的身上也有离经叛道、非正统的锋芒。他认为宗教是人的指导，同时他自己并没有信仰或精神教条。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者：经常出入青楼柳巷、赌窟魔室；经常放怀饮酒，混迹浪徒。他把戏子、下流之徒与国王、教皇等混杂在一起，而且公开表达倾慕前者之意。他的写作也是这样直率诚实。

马基雅维里的语词刺耳又强烈。他的观念就像鱼叉、金属片，一点都没有温馨柔软的意蕴。自然，大多数人不喜欢这样。500 年前大多数读过《君主论》的人都不认同它，今天许多读《君主论》的人也不认同它。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损于马基雅维里阐述的真理。道理很简单，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不喜欢去直面真理。

今天读《君主论》的时候应当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曾经是半个千纪来被一代代人广泛阅读过的作品。这里还得提一下，对此书有很多讥讽，其实马基雅维里的生平也充满了嘲弄，要知道西方世界长久以来被许多人读过的唯一书籍是《圣经》，它提供的看法与《君主论》表达的观点正好背道而驰。不难想见，许多人对于自己所读的书，不一定读得时间长就能领会书名背后包含的意思。开列一个书单的话，我们可以举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莎士比亚的剧作（尽管它们未必真的被批阅过），但这些都无法与《君主论》相提并论。我还得提醒一下，《古兰经》、佛经、孔学这些古代书籍都在给人以教诲，西方世界也要面对《圣经》普世力量的

挑战。

马基雅维里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基督教。他将组织的宗教当做一种社会控制的设置和工具，但他也确信宗教有害于社会的演变，因为它引导群众关心虚幻的身后世界而非实在的当下世界。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圣经》就像许多古典作品一样，它用玫瑰色的眼镜来透视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的观念就是马基雅维里认为的那种不根据真实的人性来定义现实世界、实践现实世界的思想典型，希腊的哲人用不可能企及的理想来构建他们的观念。马基雅维里也用评价柏拉图理想系统的方法来评价基督教的道德。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基督教营造的教义结构是不现实的和不自然的，因而无真实价值可言。

如此这类的意见并没有使马基雅维里名噪一时。事实上，马基雅维里的名字遭到诅咒是因为他 1527 年逝世前几年有人盗版印制、抄袭、传播了《君主论》。不过那时的马基雅维里也习惯了被人不屑一顾。那些曾经想对他表示尊敬的人，尤其是那些其行为被他鲜明剖析过的君主，都会在马基雅维里阐述的真理世界面前感到难有其立足之地。而那种不屑一顾完全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写照，它意味着大多数统治者和君主对一本揭示他们手段的书本身毫无兴趣可言。

今天，不会再有恶意中伤马基雅维里名声的情况了，也是为马基雅维里恢复名声的最佳时机。无知和隐匿的动机致使马基雅维里的形象被遮蔽好几个世纪。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得更好些，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马基雅维里冷酷语词的正当性，我们都明白了人的真正本性。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享受爱而非金钱/1
第二章	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欧洲/13
第三章	身不由己/31
第四章	与狼共舞/45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名扬佛城/71
第六章	与尚武教皇周旋/85
第七章	百感交集/99
第八章	囚禁/113
第九章	放逐/129
第十章	《君主论》/145
第十一章	复出/157
第十二章	最后的岁月/169
第十三章	马基雅维里的遗产/189
附录 I	马基雅维里的主要著作/203
附录 II	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和时代/204
参考文献	/207
译后记	/211

第一章 享受爱而非金钱

1521年5月，就在尼科洛·马基雅维里52岁生日过后没几天，这位前佛罗伦萨国务秘书受当时国务机构之一的八人委员会奥托·迪·帕拉蒂卡的委任，到距佛罗伦萨以北60英里的一个小镇——卡皮作一次旅行。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与当时总部设置在卡皮的圣芳济会讨论一件事情，即关于围绕佛罗伦萨地区的神职人员权限问题。

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出访。因为马基雅维里在皮耶罗·索德里尼当政时期的佛罗伦萨政府中供职有15年之久，但到了1513年，美狄奇家族卷土重来，推翻了共和国，马基雅维里遭到贬谪，陷入困境。从此，马基雅维里就来到他佛罗伦萨乡野住所打发时光，偶尔也受商人的委派到附近城市去处理一些商业纠纷。到了1521年，他从放逐中再度浮现。他因为系列的写作而赢得名声，他的著作《兵法七论》和印制者一起在尚未问世前的几个月就受到美狄奇家族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嘉奖，并得到写作佛罗伦萨历史的特许权。但是这一权利也遇到了问题，因为圣芳济会提出疑问，说马基雅维里与天主教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对教士的评价很低。

不过，那时的马基雅维里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去拒绝这样的公差了。于是，5月11日他就动身出发，先在莫登纳停留了一个晚上，会会他的朋友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那时正是教皇在这个地区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到卡皮，他与圣芳济会委员会的主管西吉斯蒙多·桑第的关系就显得很紧张。或许，圣芳济会对马基雅维里的为人处世和信仰已有所闻，但他看上去受到激怒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奥托·迪·帕拉蒂卡在派遣马基雅维里时只给了一个低级别的官职去处置相关议题。

所谓马基雅维里是不得已去参加一些日常活动（如每天黎明时分前往举行教会会议的修道院前进行晨颂），这些说法都难以得到确认。此外，桑第为了死要面子，似乎他还在掌控局面，于是表现出不合作和有意延宕会谈进程的姿态。

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最大的宽慰来源之一是那时住在莫登纳他最亲近

的朋友奎恰迪尼。奎恰迪尼是马基雅维里可以对其倾吐心声、互通信函的人。在信中，马基雅维里要对僧侣们说上几句，对桑第也嘲讽一下。奎恰迪尼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物，一个做事干练的官吏，同时又是一个有眼力、有智慧的统治者，他对朋友马基雅维里鼎力相助。

奎恰迪尼支付往来卡皮 25 英里路程的递送信函的费用，有时一天要三次。这样不多久，马基雅维里开始注意到，那些僧侣们在嘀嘀咕咕了，甚至桑第也在想，这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佛罗伦萨公务员正在接受奎恰迪尼这样的权势者的胡言乱语。于是，他打起了嘲弄那些僧侣的主意。

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马基雅维里要求他在回函时让一个着一身制服的弩手充当信使，还要求那个骑手整路快跑，这样当他到达时，他和他的马会汗流满面。不久的一天，马基雅维里正在与圣芳济会修士讨论问题，一个制服打扮、骑着汗漉漉的黑圆斑点马匹的官员将一封信递呈马基雅维里。

事情干得很顺手。僧侣们惊讶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受到如此礼遇，他们的好奇心真的被激起了。桑第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从一开始他就很有疑心，问马基雅维里为什么他和所有的人都要以如此非常规的形式来接受紧急信件。马基雅维里不假思索地回应道，这些信件是十分重要的公函，牵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王之间的关系。对此，桑第也只好默认。

但马基雅维里还是不满足于这次骗术，他要求奎恰迪尼第二天重复一次计谋。他的朋友就按指示行事，甚至还加了一打过境称重后贴上瑞士邮票的信件。次日，奎恰迪尼就送出另一打公函和文件，还附上一只喜鹊，送差解释道，此鸟曾作为特殊礼物给过聪颖的马基雅维里。

真是逗得很。尽管马基雅维里和奎恰迪尼相信他们愚弄了一下修士们，但他们打心眼里明白桑第不会受此愚弄。有一封信，马基雅维里写时周边围着修士，其内容使人相信他正在给国家的重大政策出谋划策。马基雅维里宣布：“那个家伙！我们要提防着他点，因为他手段毒辣无比。”^①

确实，桑第这个马基雅维里认为是恶毒、天生疑窦的人看上去没有缓解对马基雅维里业已存在的不满。但那个计谋取得了另一个效果。第三天信件的到来，修士们有点惧怕马基雅维里了，桑第也开始感到他的权威正在受到

① Niccolò Machiavelli to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9 May 1521,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521 年 5 月 19 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函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引自《马基雅维里与其朋友私人通信集》，trans. and ed. James B. Atkinson and David Sice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De Kalb, Illinois, 1996, p. 341.

这位佛罗伦萨使者的挟制，于是桑第想尽可能快地了断事务，早点让这位造访者离开。

这个滑稽故事道出了马基雅维里爱开玩笑的天性、健全的幽默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些也给他贴上信奉自我至上的标签，就像桑第能够在当时腐败的体制里得势一样。但这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马基雅维里一生被委以重任，成绩斐然，但到头来去处理与修士们相关的婆婆妈妈事情，即使是这种活儿还遭到像桑第这样目空无人之辈的蔑视。

马基雅维里意识到这种嘲弄，但他要用出色的工作去埋藏这种羞辱的痛苦。他用幽默来为自己开脱，他嘲笑世界的不公正和自己忍受的厄运。在与奎恰迪尼互通的信函里充溢着自责的内容，还带着尖刻的语句直指桑第及其同伙。“你信件寄来时我正在厕所，”他到达卡皮的那天写道，“这当口我正琢磨着世界的荒唐。”^①

但所有的讽喻莫过于这样一件事：当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开玩笑地派一位着制服的邮差给马基雅维里送信，结果信封内装的不是戏弄圣芳济会修士的信函，而是由衷地评论他们玩游戏（应该指政治上的争斗。——译者注）中的莫大苦楚，因为奎恰迪尼比谁都了解马基雅维里的痛苦。其中的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朋友马基雅维里，当我琢磨起你作为共和国和修士间的使者身份时，我就会思忖好些你过去与之打交道的国王、公爵和君主们，现在我要提及一下古代斯巴达的将军吕桑德尔，他取得了如此多的胜利和战果，到头来还不是去做些分配肉食给那些唯命是从的光荣战士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你明白，万物循环往复，自有其道理，我们把握不住其中的奥秘，就随缘相安吧。”^②

这些话语像是鼓励，或许就是鼓励吧，但在这些简单的观感中，奎恰迪尼已经总结了马基雅维里的一生：充满荣耀、魅力和苦楚。

在1513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已届中年的马基雅维里宣称：“我出身贫寒，很早就懂得如何更多地去忍受艰辛而非夸耀。”^③对这种说法我们不必太当真。马基雅维里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早已跻身于同那个时代富豪打交道

① Niccolò Machiavelli to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7 May 1521 (1521年5月17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函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 *ibid.*, p. 336.

②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o Niccolò Machiavelli, 18 May 1521 (1521年5月18日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致函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ibid.*, p. 338.

③ Niccolò Machiavelli to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8 March 1513 (1513年3月18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函弗兰西斯科·奎恰迪尼), *ibid.*, p. 223.

的行列，即使他从未钱囊阔绰，多多少少也涉足奢华和富裕的世界。这么紧密地结交那些相当于文艺复兴时代比尔·盖茨、文莱·苏丹的人群，再想想自己的门第，总不免有些惆怅感慨。

事实上，马基雅维里生长在托斯坎纳一个相当殷实的家庭。他的家族有贵族血统，略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门第。尽管马基雅维里自己所在的家系标有旧时受尊崇的族徽，但到了马基雅维里出生前已经家道中落。

马基雅维里的祖上曾经是重要的奎尔夫派系之一，此派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曾卷入与意大利另一强大派系（即吉伯林派）的激烈争斗之中。1260年蒙塔佩尔蒂战役之后，侥幸逃生的奎尔夫派被放逐，6年后只是因梵蒂冈的调停才得以返回故里。马基雅维里家族在奎尔夫党中最受尊崇，据说与佛罗伦萨南面的瓦尔·迪·佩萨地区蒙特斯坡托里城的统治者关系密切。这种说法得到下面一些事实的支持，即15世纪时他们家族在那个地区拥有大片地产。尽管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堂兄弟曾经是该地区名声显赫的地主，但马基雅维里父亲贝尔纳多的唯一遗产只是在靠近圣·卡西亚诺地区的圣安德里亚有一既窄小又破旧的农屋，它经过寒碜的至少还是成功的家族的经营，总算移到了马基雅维里的手里（现在圣·卡西亚诺的主街被命名为“马基雅维里街”）。

马基雅维里的乡村住宅今天还矗立着，那里有一排排石子、瓦顶模样的房子，还有一条乡间小路穿过。在佛罗伦萨的主要居处也是一个狭小的屋子，它位于叫做罗马纳长街的西侧，该长街从庞特·维切奥一直延伸到圣皮耶罗·伽托里诺教堂之门（今天称为“罗马纳门”）。那个街道的样子自马基雅维里孩提时代就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罗马纳街挨着奎恰迪尼街，马基雅维里幼年的家紧靠第十六号门牌。此街位于佛罗伦萨城的中心，从庞特·维切奥算起也就不到一百码，离佩帝宫很近，该宫邸在马基雅维里出生时是最早的标志性建筑。

很了不起，马基雅维里的住所一直保存到“二战”，后被盟军炸弹摧毁。但1469年马基雅维里出生时，此住所包括一组设备齐全的套房，被称为“卡萨”（意大利语 casa 即居室。——译者注），四周庭院环抱。大致上是一个大的套房，每一居室的底层都有一个圆顶大厅，上面有两层。底层通常用做店铺或工作区。中间一层则用木质材料分隔，提供起居、寝卧空间，最上一层则是厨房，以便炉灶的烟气可以很近地排出屋顶。

年轻的马基雅维里的身边到处有亲戚。大院的一边住着堂兄弟尼科洛·德·亚里桑德罗、他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孩子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大院另

一边的套房由另一个堂兄弟住着，他是刚去世的叔叔的后代，名叫尼科洛·德·安德里亚·邦第。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皮耶罗，他是另一堂兄弟弗兰西斯科·马基雅维里的儿子，皮耶罗除妻子外还有九个孩子。

佛罗伦萨是一座嘈杂、拥挤的迷宫，到处是狭窄的弄堂和高高的石头建筑。城市被分隔成四个街区（quartiere）：圣·克罗奇、圣·齐奥万尼、圣·玛利亚·诺维拉和桑托·斯比里托。马基雅维里的家就坐落在最后一个街区。每一个街区多半是独立的单元，有自己的商店、教堂、手工工匠和帮会。每一个街区的税收统一由特别任命的人征收，尼科洛堂兄弟中就有一个人受聘为税务征收员，他叫杰拉多·迪·齐奥万尼，住在罗马纳街一处格调差不多的建筑内。每个街区用税收的资金支撑一套机构，它的义务是用政府行为来批准各个层次的政治和社会自治。

马基雅维里 1469 年 5 月 3 日降生的时候，其家庭的小套间想必是拥挤不堪^①。我们从 1470 年的佛罗伦萨城市记录中得知，那时住着贝尔纳多和他的妻子巴托罗米娅·迪·斯蒂芳诺·内利，另有两个女儿，即比马基雅维里大 5 岁的姐姐普里玛维拉和大 2 岁的玛格丽塔。1480 年的记录表明，由于 1474 年另一个儿子托托的来到人世，家境继续黯淡^②。

那年的 9 月，贝尔纳多·马基雅维里开始写日记（libro di ricordi）。这本日记在 1930 年代被发现，这部珍贵的文件在 1954 年出版前由一个叫恺撒·奥什基的学者加以复原和转写^③。从 1474 年到 1487 年的逐年记载中，贝尔纳多记述了许多他生活和家庭的琐屑事情，从出售驴子到他不停地为还债而奔命，样样都有。

这部日记有助于我们对马基雅维里的童年以及他与父亲之间亲情关系有一点感性认识。例如，我们从中了解到贝尔纳多约出生在 1426 年至 1429 年之间，他曾经是法学博士，但看上去好几年都没有从事本行。日记中也有一些暗示，贝尔纳多是非婚所生，但他对此隐匿得很好，没有留下什么证据能够支撑上述暗示。他还煞费口舌去强调其所有的孩子包括尼科洛在内都有合法身份。这一点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中产阶级来说是绝顶重要的，但那时的

① 圣母玛利亚百花大教堂洗礼档案《洗礼记录》中说，贝尔纳多·马基雅维里博士的儿子出生于 5 月 3 日下午 4 时，并于 4 日受洗。

② Archivio di Stato(《国家档案》), Florence, Gonfalone Nicchio, 1480, f. 128.

③ *Libro di Ricordi di Bernardo Machiavelli*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里日记》), ed. Cesare Olschki, Le Monnier, Florence, 1954. The original is now housed in the Biblioteca Riccardiana, Florence.

档案保存还不正规，时常有这种情况，即一个人的遗产会被其他人滥用。如果谁的非婚情况被证实，那么就会被禁止作为一个公民去参加行会，也会被排除在进入城市大学就学之外，他们就没有资格从事任何政府工作。

从贝尔纳多《日记》中收集到的最明显事实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税款债务人（pecchio）。这一点非常重要，即税款上有何闪失会对个人和家庭的信誉造成重要影响。一个有问题的 pecchio 的子女就不可能在官场上任职；如果在财务上对所在社区有任何借债不清，也不可能再去从事开业律师的专职。后来尼科洛供职政府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贝尔纳多的债务问题是完全清白的。

那时马基雅维里家庭最费解的事情之一当数贝尔纳多的所作所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的头衔“弥塞亚”（Messere）表明他是一位法学博士（15世纪时这种头衔有严格的适用对象），然而没有开业的记录。他没有在法官和公证人行会的登记册中被提及，留下的文件也没有任何案例涉及他从事的职业和为此挣钱的情况。确实，看上去贝尔纳多唯一的经济来源得自其家庭农场的相对微薄的收入。

不清楚他是如何结束这种窘境的。很难想象贝尔纳多日记中的这个人，一个对孩子非常关爱、对自己社会状况很在意的人，会心甘情愿地落入贫困之地。对于他的期望形成严重阻碍的必定是社会的习见或政治上的分歧。看来最好的解释是贝尔纳多年轻时从事律师职业，但卷入了与税务机构的债务纠纷^①。

对于年轻的尼科洛来说，其在佛罗伦萨的生活从不乏味。他在街上与朋友一起玩足球和其他游戏，见识佛罗伦萨人通常沉溺其中的许多庆典和狂欢活动。这些活动将基督教的和异教的成分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其宗旨就是让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群感受到一种欢愉。最生动的节庆之一是6月24日开始的佛罗伦萨保护神圣·齐奥万尼·巴提斯塔节。这是一个喧哗、兴奋的市集，街上用彩带、五颜六色的旗子和鲜花装点着，嘈杂的集会至少要持续两天。

在节庆日，剧团会在街头、广场演出戏剧和音乐。这些想必对马基雅维里有持久的影响，他早年就特别对戏剧的观赏性和动感有乐趣。他孩提时代

① Catherine Atkinson, *Debts, Dowries and Donkeys: The Diar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Father, Messer Bernardo, in Quattrocento Florence* (《债务、嫁妆和愚人：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父亲贝尔纳多博士在15世纪佛罗伦萨写的日记》), Peter Lang, Berlin, 2002, p. 69.

在佛罗伦萨街上看到的这一切一直伴随着他，并植下了喜剧的种子，大约半个世纪后这种子使他出了名。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生活的另一边是死亡和疾病，灾荒和战争的黑暗世界。就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马基雅维里也被引入死一般的青春。1479年的一场可怕瘟疫夺去了邻居和家庭好友的生命。他自己的父亲也病情严重，自觉死亡临近。在瘟疫流行最猖獗的前一刻，马基雅维里举家匆匆来到其母亲家族在莫吉罗的一处乡郊居所，离佛罗伦萨大约几英里地。贝尔纳多死里逃生，又与大家在一起了，几个星期后康复。

那年岁末，当马基雅维里待在他们自己的乡村小屋时，一支近来在波吉奥战役中打败过帝国军队的佛罗伦萨雇佣军驻扎在附近的镇上，此时正值与那不勒斯交战的间隙，这场战斗曾使共和国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和巨额钱款。一些士兵就临时住在马基雅维里的家里，这时才10岁的尼科洛很新奇地与他们在一起并听着他们的故事。这次经历对长大后的马基雅维里影响重大，正是他组建了佛罗伦萨的公民兵，并在撰写《兵法七论》前花费相当时间置身欧洲战场。

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点有关马基雅维里家庭生活情况而言，看上去他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巴托罗米娅在1458年嫁给贝尔纳多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尼科洛·迪·吉罗拉莫·本尼齐曾是一名药剂师，死于1457年，他们有过一个女儿叫列奥那多。本尼齐的居处与贝尔纳多及其双亲的居处只有几个屋的距离，这就不难解释何以尼科洛·本尼齐去世不久贝尔纳多就与巴托罗米娅好上了。可以肯定，列奥那多由其父亲的家族抚养长大，因为在马基雅维里家庭的税务记录或其他官方文件上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记载。

巴托罗米娅据说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妇女，她爱好诗歌和音乐。有迹象表明，当她的长子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执笔撰写赞美诗或宗教诗。这些诗歌中的一篇给尼科洛的正式抄本曾被收入后代乔万·巴提斯塔·内利的一本著作之中^①。

尼科洛自己的文学才能看上去来自其母亲的遗传。不过，贝尔纳多也是受过很高教育的知识人，在许多方面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他对艺术、工程学或哲学没有特别的才气，但他还是有很强的求知欲，欣赏上述学

^① Giovan Battista Nelli, *Discorsi di Architettura del Senatore* (《论元老院建筑》), Florence, 1753, p. 8.

科并细心钻研。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爱书籍并且花费每个铜钱去做收集的事宜，去得到最新的古典学的拉丁文译本或本国语译本。

印刷品在 1471 年被引入佛罗伦萨，这时马基雅维里正好 2 岁，尽管贝尔纳多的书源并不算多，但称得上是最早的和最热情的佛罗伦萨制版业的顾客之一。从贝尔纳多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私人藏书的书目，向人们展示出他的良好教养和判断力的品位。在他大量收藏法律图书的同时，还拥有李维、马可罗比乌斯和普列善的著作，还有一本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和洛伦佐·德·美狄奇的朋友唐那托·阿奇爱乌利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借一些书籍，如托勒密的《宇宙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尤斯第努斯和普林尼的作品。

贝尔纳多买过一些封皮都脱落的书籍，这时只要经济允许，他会用最好的材料将这些书籍重新包装一遍。为了得到一本古籍来补充收集，他不惜从乡村寒室中取出几瓶酒、一块奶酪去进行交换。贝尔纳多最有价值的书籍就是李维的《罗马史》，这是一套装帧极其考究因此也十分昂贵的书卷，他对其爱不释手。他为了得到它，作为交换还花了近 9 个月的时间为佛罗伦萨的出版商编制地名索引。

成年后，尼科洛讲到了他如何去书商那里为其父亲收集那套绝顶漂亮的李维著作的事情，该书用最考究的小牛皮和上乘的纸张包装、印制。它成为贝尔纳多收藏中的珍品，也是家庭的宝物。从这本书中，尼科洛知道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马基雅维里思想发展提供了一个摹本，他早期的著述就是根据李维的思想撰写的。

与那些相同阶层和接受过相同教育的人群一样，尼科洛的父亲是一个协会的成员。贝尔纳多所在的那个协会叫圣·吉罗拉莫·苏拉·科斯塔会，是一个宗教性的社团，在更多的场合关联到比耶塔（La Pietà）组织。贝尔纳多对宗教一点都没有兴趣，只不过为了应付当时的传统并花费一些时间去参加传统的仪式。比耶塔包括大约 140 名当地的商人和专业人员，其组织性超过了宗教性质，因为它还有政治性的议程，并像宗教慈善一样也为政治目的筹款。它是桑托·斯比里托会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那些加入协会的人才资格在地区事务中有发言权。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幸运的是，该组织不排斥年少者加入，这直接影响到尼科洛，使他在 11 岁时加入叫做圣·安东尼奥·达·帕多瓦的青年分会。到了 24 岁那年，他就转入了成年的协会，这使他有可能会混迹于其所在社区的许多重要人物之中。

尼科洛与其父亲关系非常密切，贝尔纳多将这位长子视为马基雅维里家

族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马基雅维里的两个姐姐普里玛维拉和玛格丽塔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普里玛维拉嫁给了弗兰西斯科·维那奇亚，他的商业基地在君士坦丁堡。二姐玛格丽塔与一个叫贝尔纳多·米奈尔贝蒂的人结婚。这两位妇女赡养着家庭，做她们所希望做的一切，然后就消失在历史之中。尼科洛的兄弟托托除了是一位长期居住在佛罗伦萨的神父外，其他所知甚少。从保存下来的马基雅维里书信中得知，兄弟俩相处很好。当马基雅维里成为一名重要的公务员时，他尽力帮助托托在教会的事务。

有许多原因使尼科洛和其父亲相互吸引。他们都带有一种大不敬的幽默感，一种健康的犬儒主义，以此来面对许多社会传统，对教会则有说不出的不信任感。这后一点想必是刺激了虔诚的、对上帝的敬畏的巴托罗米娅，她一个星期中要花费好几个夜晚在圣三一教堂的女唱诗班吟唱，并利用相当的时间来作宗教诗文。与此同时，贝尔纳多则研究人文主义的读物，至少在私下里很从容地表达对天主教信仰的怀疑主义态度，并对教会制度维持一种玩世不恭的非礼姿态。

这种看法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得到印证。当其亲戚因瘟疫去世后，贝尔纳多写了些信函来报告这些事件，但从未使用虔诚的语言或深沉的叹息句或宗教的套语，如上帝引导着死去的灵魂进入天堂或消除了他们的原罪之类。他仅仅报告了事实，似乎宗教在他的想法中根本就没有踪影。当1479年夏天他差点丧命之际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召唤神父来服侍。

奇怪的是，尽管贝尔纳多这样的人对物质东西、世俗事务如此看重又很少顾及宗教，却非常乐于结交当地圣克罗奇教堂芳济各会的修士群体。他经常花费时间与他们交谈，辩论；而且在他的遗嘱中馈赠给修士们很多钱款，远远超过社会通常设想的标准。

从保存下来的信件看，尼科洛和他的父亲之间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有一次，贝尔纳多待在家庭农场，他送给儿子一只奖品鹅。作为回应，尼科洛写了一封幽默的十四行诗，其中有这样几行：“亲爱的贝尔纳多、鸭和鹅/你们可以去购买/但你们不能被煮吃。”

当尼科洛还是一个青年时，父子俩就交流一些色情故事和黑色幽默，喜爱另类人士，喜爱酒吧谈吐，喜爱无伤大雅的狂欢。其中每个情节都涉及小镇上和历险中那些学者和普通人的奇谈趣闻。

贝尔纳多尽其所能使尼科洛和托托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了解到他付给他们语言、数学和历史基础教育的学费。关于尼科洛在孩提时期学希腊语的情况，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他大约在10岁或11岁时开